

秦淮佳丽

吴越山海经

马春阳 选编

浙江摄影出版社



·吴越山海经·

秦 淮 佳 丽

马春阳 选编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孟祥旭 孙小昭

封面设计：王 景

插图：陆 易

责任校对：朱晓波

责任出版：朱圣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淮佳丽/马春阳选编.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3.2

(吴越山海经)

ISBN 7-80686-081-9

I. 秦... II. 马... III. 民间故事-作品集-中国 IV. I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2143 号

秦淮佳丽

马春阳 选编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武林路 357 号 邮编: 310006)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杭州之江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5 字数: 105 千

印数: 0001—3100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6-081-9/I·13

定价: 1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出版室调换)

秦淮八艳是中国古代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的典型。她们色、才、艺俱佳,却是被侮辱被损害的一个群体;在朝代更替的动荡年代,她们表现出令人尊敬的人格品质和气节。因此,民间广泛流传着许多关于她们的传说、故事和趣闻。

马湘兰,原名守真,小字元儿,又名月娇。她能书善画,尤擅画兰,会度曲。

卞玉京,名赛,又名赛赛,号玉京道人。她懂诗书,擅小楷,又能画兰,还善鼓琴。

李香君,别名香扇坠。她明大义,辨忠奸。她的故事因孔尚任的《桃花扇》而广泛流传。

董小宛,名白,别名小宛,文名青莲。她懂诗词,善歌舞,通晓各种乐艺,刺绣烹饪,无一不精。

柳如是,名是,号如是,小名蘼芜,自号河东君。本姓杨,名爱,字影伶。工词、善书、精于绘画。

陈圆圆,本姓邢,字畹芬。她善歌舞,晚年出家,名寂静,字玉庵。

顾横波,名媚,又名眉,号眉生,又号横波。她精通诗词,擅长度曲。

寇白门,名湄,字白门。她能度曲,善画兰。

目 录

略施小技治文痞	(1)
仗义画兰救白兰	(4)
唱曲讽御史	(9)
演戏相斗逞文才	(12)
马湘兰点悟顺治	(17)
恩恩怨怨碧香升	(19)
金陵一对姊妹花	(25)
“虎”联难倒七公子	(31)
道情字字表心音	(35)
扮道士借刀除恶	(39)
藕虽有孔不沾泥	(41)
进香巧联结鸳鸯	(44)
巧惩无赖兄弟	(46)
诗词会客选郎君	(49)
善恶分明退妆奁	(53)
削发为尼保贞庵	(54)
董村姑智胜张秀才	(57)
为知府送“寿礼”	(59)
为扬州守军寻药	(60)
如皋董糖的由来	(61)
董小宛巧绘祝寿图	(63)

兰馨宫里爱兰花	(65)
娇杨嫩柳假小子	(71)
葬舅卖身为雏妓	(74)
遍寻知音走江湖	(78)
遗恨鸳鸯楼	(83)
自觅情侣侣无情	(86)
慧眼识忠奸	(90)
舟访“半野堂”	(94)
得救编《拳谱》	(95)
妙曲羞辱阮大铖	(97)
宰相肚里好撑船	(98)
风雨寒柳尽生平	(103)
“野鸡”女红唱昆曲	(108)
妙龄女巧联拒嫁	(110)
胭脂美人痣的由来	(112)
痴情冒辟疆	(114)
钦赐落籍出官院	(119)
气煞当朝田老狗	(123)
愿做梁红玉	(124)
冲冠一怒为红颜	(125)
辞封福晋伴青灯	(127)
师徒免死金禅寺	(129)
白门狭路逢义丐	(131)
甜不过夫唱妇随	(135)

骂昏君慷慨激昂·····	(139)
侠义心肠·····	(143)
将计就计救灾民·····	(147)
眉楼新声·····	(153)
化装只为一线红·····	(155)
才女“三绝”终归隐·····	(161)
美夫人巧断难案·····	(166)

略施小技治文痞

马湘兰性情温和，乍一看，她和一般少女没有两样，算不上有多娇艳、俊美。可是与她接触久了，就会感到她有一种魅力，就像三月春风那样，和煦拂面，使人从心底感到适意。

她住在秦淮河畔一个叫孔雀庵的地方，这里不仅花木葱笼，假山重叠，而且水榭河房，画栏曲廊，如同迷宫一样。在一块不大的地方，由于布置精巧，使人有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一些陌生人进去，一时还摸不出来哩。

那时有个花花公子，名叫徐天有，自称是明朝开国元勋徐达的后代，别人也闹不清他是真是假。徐天有小时候读书怕苦！读了十几年的书，依然是白字连篇，文墨不通。但他却喜欢附庸风雅，做些似通非通的歪诗，在酒楼茶舍炫耀，说这是和马湘兰的唱和诗，吹嘘马湘兰对他爱慕至深，二人恩爱得似胶如漆。实际上，他连马湘兰的面也没见过，不过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在市井中骗吃骗喝而已。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会吃白食，老远就躲开他，称他是文痞。

徐天有想：自己和马湘兰都是南京人，马湘兰名气这么大，若不见上一面，死了做鬼也不甘心。再说，自己说与马湘兰没有深交，人家如果真的追问起来，那不是猪八

戒照镜子，要当面出丑么？

于是，有事没事他就朝孔雀庵跑。一连跑了好多趟，下人都说马湘兰出去了，连坐也没让他坐。

徐天有不死心，又找认识马湘兰的人打听，是不是真的出去了。人家讥笑他道：“她和你交情很好，你怎么不知道她是出门还是在家？”徐天有也不生气，还是每天跑个不停。

这天，夫子庙的百事通告诉他：“徐大少，你不是要找马湘兰么？我知道。今天苏州王百谷来了，马湘兰肯定在家，你要是会不着她，就算我不是百事通。”

徐天有听后高兴得眉飞色舞，立刻赶到孔雀庵。这回他不向下人打听，一个劲地直奔楼上。仆人问他找谁，他扯了个谎，说是王百谷和湘兰姑娘约他来的。

王百谷许久没有见到马湘兰，十分思念，今天特地从苏州赶来会她。二人叙完旧情，正在连句做诗呢。

徐天有上来后，自报家门，马湘兰早就知道他的为人，也和王百谷提起过，心想：你来得正好，姑娘要叫你今天来了之后，下次再也不敢跨我孔雀庵的门槛。她向王百谷使了个眼色，客气地请徐天有坐下。

“徐公子来得正好，我和百谷正在做诗，徐公子不是很喜欢吟诗么，今天定要和我们一同连句。”

徐天有有一贯不知天高地厚，要是换了别人，怎么也不敢在大诗人王百谷面前卖弄，可徐天有却把胸脯一拍，吹道：“可以，可以，我肚子里的诗虫正向外钻呢！”

马湘兰道：“今天以梅花为题，请！”

徐天有却摇摇头道：“我尚未用晚餐，肚子正空着，必

须酒足饭饱之后，才有诗兴。”

这一招是徐天有的惯伎，马湘兰如何不知，便道：“好，酒筵摆在下河房，我们在那里恭候。你们先谈，我去安排酒筵。”说罢，先起身走了。

王百谷只和他闲扯了几句，说是要关照厨房做一道“八宝全鸭”来招待徐公子，也抬腿走了。

徐天有留下等了半天，不见二人再来，又不知道下河房在何处，想找个人问问，说也奇怪，这时偌大一所宅院，连一个丫环小厮也看不到。他只得耐着性子又等了一刻。

过了一会，天已渐渐暗了下来，肚子也开始饿了。他知道马湘兰这里的厨子是全南京有名的，当然不肯错过这顿美餐。他想得涎水直流，心痒难挠，再也忍耐不住，便摸出房来，顺着楼梯走了下去。他心里想：这儿能有多大地方，凭我这鼻子，顺着香味也能嗅到下河房。

于是，他摸着黑，跌跌绊绊，向前走去。左一弯，右一拐，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头上不知碰了多少肿包，脚下也不知绊了多少跤子，可就是找不到下河房。

徐天有仍不死心，继续向前摸去，只听“汪汪汪”几声犬吠，一条大花狗拦住去路。他向来怕狗，不敢过去，便返身向回走。可是这狗十分厉害，竟跟着他狂吠起来。他刚走两步，脚后跟已被咬了一口。

他吓得魂不附体，拼命向前奔去。“咚”的一声，额头撞在门框上，那疼痛更胜过脚后跟。幸好前面有扇小门，他不顾三七二十一，一头钻了进去。大黄狗叫了几声，看不到人，也就转身走了。

徐天有这时只觉得一阵臭气，直朝鼻孔里钻，再用手摸摸，原来这是个茅坑，只觉得手上腻腻的，好像抓了一手屎。顺着风，他似乎听到阵阵丝竹之音，其中还夹杂着清脆的歌声。不用说，那一定是马湘兰在唱曲了。他似乎还闻到酒肉的香味，他多想去饱餐一顿啊。但他不敢出去，他怕再遇到大黄狗。

寒冬腊月，又饥又寒。徐天有躲在茅坑受了一夜的罪，这才知道上了马湘兰的当，从此以后不敢再找马湘兰的麻烦了。

整理：刘荆原

仗义画兰救白兰

马湘兰擅长绘画，尤以兰花画得特别好，人称“湘兰体”，不仅闻名国内，就是海外也有人专程花重金来请她画兰。所以，当时金陵城里有这样一首民谣：

马湘兰，擅画兰，
体如兰，气如兰；
品行高洁如幽兰，
秦淮河畔一朵兰。

因为马湘兰爱画兰，所以就特别钟爱兰花，庭院里种兰，花盆里养兰，住的宅院叫兰楼，花神庙的花农还天天给她送白兰花。虽然白兰花不是常说的兰草，但爱屋及

乌，白兰花当然也在珍爱之列。

这花神庙地处南门之外，种花的农户不少。每到春夏之交，大量的栀子花、白兰花、茉莉花都送到城里大户人家，有的小姑娘则挎个竹篮子，沿街叫卖。

其中有一户人家，生有两个女儿，姐姐名叫大白兰，妹妹名叫小白兰，都生得面貌秀丽，嗓音清脆，那一声“白兰花——”的叫卖声，很是悦耳动听。

这天清早，马湘兰因昨晚给家班排演戏文，时间拖得过后，这时正迷迷糊糊，小巷里那一声“白兰花——卖白兰花哎——”将她从梦中惊醒。她一听这叫卖声，就知道是小白兰卖白兰花来了，便叫丫环蕙儿将小白兰领到楼上来。

马湘兰这时还不想起身，正斜躺在床上。小白兰向她请了安，将花篮递了过去，揭开了上面盖着的湿布，请马湘兰挑选。

马湘兰一面挑花，一面和小白兰闲聊：“小白兰，怎么好久没见到你姐姐了？她出嫁了吗？”

小白兰眼圈一红，叹口气道：“姐姐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马湘兰猛然一惊，大白兰那清秀甜美的容貌，立刻浮现在她脑海之中，怎么年纪轻轻，就过早去世呢？“小白兰，你姐姐才多大年纪，怎么突然就……”她们姐妹长得很像，马湘兰望着小白兰，又想起大白兰那秀美的身躯。

“比我只大一岁。”小白兰哽咽着，“她进城卖白兰花，遇到了波斯国大臣苏拉。这个外国人很有钱，将一篮子白兰花全包圆儿了。姐姐很高兴，免得再走街串巷去叫

卖了。苏拉又留我姐姐吃饭，姐姐哪肯在生人家里吃饭呢。苏拉死拖硬拽，乘机动手动脚，姐姐急了，用手一推，苏拉跌倒在地，撞在桌上，桌上的珊瑚滚翻在地，摔得粉碎。苏拉一见急得跳脚，说这是进贡的宝贝，要值上万两银子。姐姐知道闯了大祸，急得跑回家中，告诉父亲。父亲也急了，便将姐姐藏到禄口我外婆家中，又连夜做了一个坟，说是姐姐惊吓而死，葬了。第二天苏拉状告江宁县衙门，到乡下抓我姐姐。父亲领他们去看了坟，苏拉起先不信，后来又说女儿罪过要父亲抵偿，将父亲抓进县衙大牢，直到今天也没有出来。”

“那么，你姐姐又是怎么死的？”马湘兰急于知道小白兰的死因。

小白兰道：“湘兰姐姐，我告诉你不要紧，我先说的‘死’是假死，那不过是个空坟，姐姐还在外婆家呢。不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是让人知道她没死，还是要抓进大牢判死罪的！”小白兰说着说着又低声啜泣起来。

马湘兰正想安慰她几句，“咚咚咚”一阵楼梯响，蕙儿上来禀报，说是“江宁知县陪了波斯大臣苏拉，来请姑娘画兰。”

马湘兰柳眉一竖道：“随他什么大臣小臣，就是王子国王我也不见。”

蕙儿正准备下楼去回话，马湘兰望望小白兰，忽然想起了一个新的主意，便说：“蕙儿，我去见他们，请他们在客厅稍候。”

小白兰起先见马湘兰不见苏拉，心里很高兴，这时见她改变了主意，着急起来：“湘兰姐，这个苏拉就是害我姐

姐的那个外国人，你千万不能去见他！”

“正是为了你们姐妹，我才非得去见见他们的。”

小白兰听说是为了自己，心里更不明白，正准备问个清楚，下面又来催促。马湘兰这时已下床梳洗打扮完毕，就随着蕙儿下楼会客去了。

马湘兰和江宁知县在酒筵上见过几次，也算是熟人了。旁边一个黑脸膛络腮胡子用花布系着头的胖子，则一定是苏拉了。知县介绍以后，两下见了礼。

知县说：“波斯国大臣苏拉阁下，久闻湘兰擅画兰花，今天特来拜访。若湘兰肯给他画一幅兰花，他定有重金相酬。”

苏拉会说几句半生不熟的中国话，他咧着大嘴道：“听说小姐画的兰花，风吹能动，室内生香，今天我备下红宝石十颗、青米蓝宝石十颗、金碗牙筷各十件、玛瑙壶一只、犀角杯两只，若小姐肯赏光给画一幅兰花，我定以这些宝物相送。”

马湘兰笑道：“风吹能动，室内生香，这是道听途说，是压根儿不可能的事。不过苏拉阁下也应听说，我马湘兰是轻易不动笔的。”

“知道，知道，所以我今天带了这许多宝物，来求小姐的一幅画。”苏拉暗下决心，就是马湘兰要再多的钱，自己也愿意花。

“我不要钱。”

“不要钱？”苏拉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了一遍。知她真是说的不要钱，便奇怪地问：“那么你要什么？”

“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马湘兰说：“听说卖白兰花的大白兰姑娘曾经和你有一段纠葛。为了这件事，她送了性命，年迈的老父亲还关在狱中，不知可有此事？”

“有，有，她打碎了我的宝物三尺珊瑚，那可是给中国皇上的进贡之物。”

“听说珊瑚是你自己碰倒桌子才跌落在地的。”

“那也是因她推我嘛！”

“她为何推你？”

“……”苏拉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马湘兰单刀直入地说：“是不是因为你调戏人家姑娘，人家才将你推开？哪知你长得这样胖，轻轻一推，竟就跌了一跤！”

苏拉支吾了半晌，眼珠子一转，说道：“小姐，这件事与请你画兰，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

马湘兰道：“怎么不相关呢，大白兰和我是亲戚。再说，一件事总是要先分清是非，然后才能据情而断。我的父母官大人，你说对不对？”她又转过脸去问知县。

知县因有求于马湘兰，也就支支吾吾，连连点头，不置可否。

马湘兰见知县已被她用话拴住，便又向苏拉道：“此事过错在你，只要你认了错，我就可以舒心，心舒坦了，自然才能给你画兰。苏拉阁下，你说对不对？”

苏拉想：大白兰已经死了，大不了放了大白兰父亲。这个穷鬼，杀了他也榨不出半滴油，放他出来也无所谓，

只有弄到马湘兰的画才是大事。他想到这里，也就满不在乎地认了错。

马湘兰一丝不让道：“既然摔碎珊瑚的事与大白兰无关，你将大白兰姑娘逼死，又该如何了结呢？”

苏拉没有想到马湘兰如此厉害，他刚才认错的话，已当着当地知县亲口说出，如何能够改口，只得说：“我愿意请知县大人放了大白兰父亲，并赔偿他家损失。”

马湘兰道：“按我国律条，你是应当坐牢的，念你是外国人，姑娘又是在家自尽，你应披麻戴孝，在姑娘坟上叩三响头；赔偿她家二百两银子。否则，我是一笔也画不出来的。”

知县见马湘兰并不深追，只叫苏拉赔二百两银子，与自己无关，也就在一旁附和着。

事到如今，苏拉只得按照马湘兰的条件，将一切事情办妥。马湘兰这才给他画了一幅兰花。不过这幅兰花画得与平时不同，在飘逸的叶片当中，长着一朵大白兰和一朵小白兰，兰花下面一蓬乱草，这乱草画得和苏拉的络腮胡子一模一样。

整理：刘荆原

唱曲讽御史

天启年间，魏忠贤得势，想一网打尽反对他的人。他

的爪牙像疯狗一样，到处追捕东林党人。

马湘兰与东林党人平素都有往来。一天晚上，阉党爪牙得知有一个东林党人在兰楼，便带人来抓。马湘兰巧妙地放了那人。爪牙怕回去交不了差，就把马湘兰抓去，说她包庇东林叛党，投入女牢听审。

这天，南都御史亲自审问她。马湘兰衣衫不整，头发散乱，脸色憔悴，跪在公堂上。御史叫一声“马湘兰”，她抬头一看，发觉审她的御史原来是五年前到兰楼来约她游秦淮河的沈官人。这人长得倒还风流，只是名声不佳，与阉党有些瓜葛，马湘兰当时就拒绝了他，招呼也没打，就回房间去了，致使这位沈官人很为难堪。今日冤家相逢，看来一定会受到他的报复。

果然，沈御史道：“马湘兰，看你这蓬头垢面的样子，岂不枉负了往日的盛名？”

马湘兰因为心存警戒，所以回话便一样尖刻：“回禀大人，正因为我有往日盛名，才会有今日面孔；今日面孔，胜于往日盛名。”

沈御史道：“这话怎讲？”

马湘兰解释道：“所谓盛名，只是醉生梦死，委从他人。正因为拒绝了敬慕我的虚名，所以才落得这般面孔。”

沈御史一听，红着脸斥道：“你这是含沙射影，还是怨天尤人？”

马湘兰道：“我射了谁的影子？又怎敢怨天尤人？我虽然今日面孔污垢，但免受那狂蜂浪蝶的欺凌，我很庆幸。”